



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菩薩功德品 四 上

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

一九八五、六、四

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

【前言】

今天晚上，我本來要到大乘精舍演講靜坐入門的，剛才打電話請已經跟我學習三年的一個張姓弟子幫忙，代替我講課，帶領大家復習靜坐功課，我才能夠把剩餘的論文講完。

我為什麼選擇講《瑜伽師地論》呢？理由何在？根據史料的記載，佛教傳到我們中國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四年（公元六七年）時，現在是公元一九八五年，所以佛教傳到中國已經有一千九百多年了。當時在中國有小乘佛法，也有大乘佛法，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在大小乘佛法的傳播方面來說，因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經常在朝，而道家思想多在野，所以中國幾千年來受這兩大文化的影響，對佛法的看法也因文化背景的因素，有它採取的特殊態度，因此大乘佛教本應具有積極的精神，並沒有在中國紮下很深的根，只有少部分的、淺淺的根而已。

我們知道，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公元334-416年），是東晉時代人，在江西廬山結社提倡念佛法門，他居然能號召陶淵明等一百多位文人雅士參加蓮社。慧遠大師是在野的僧人，並沒有得到皇帝或大官給予政治上的幫助，卻能夠得到許多文人雅士的歸附。當時遠在陝西的苻秦，有一位轟動全國的譯經大師鳩摩羅什。稍後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菩薩功德品 四 上……………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一步一腳印……………	十四
心地當光明磊落， 才華需如珠蘊藏……………	十五
佛與魔……………	十六
忍為高……………	十七
秀才狀告土地神……………	十八
風水……………	十九
做一個豁達的人……………	二十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二十一
尋找真人……………	二十二
成人之美（二）……………	二十三



印度又來了一位對禪學很專精又有神通的佛陀跋陀羅大師。有一天佛陀跋陀羅大師靜坐時，在定中看到南印度將有禪宗大法傳到中國來，他把預言告訴他的弟子，弟子又把他的預言輾轉告訴大家。當時大家都知道鳩摩羅什大師是已證得果位的高僧，而他的弟子們有些私心，比較擁護自己的師父，如今忽然間來了一個有神通的佛陀跋陀羅（註○），怕他的成就超過自己的師父，那怎麼行？不行！於是弟子們合力將佛陀跋陀羅大師排擠出去了。鳩摩羅什本來想請佛陀跋陀羅翻譯印度禪學方面經典的，可惜因緣不具足。這時剛好江西廬山慧遠大師派人把他請到廬山這邊翻譯有關「禪觀」的經典。淨土五經之一的《十六觀經》（亦名《觀無量壽經》），就是佛陀跋陀羅翻譯的，專門描述觀想阿彌陀佛極樂世界莊嚴境界的觀法，好比在傍晚太陽快下山時，觀想美麗晚霞照映的大地，如同極樂世界種種莊嚴的國土，這相當於淨土宗的禪定觀。他還翻譯一本關於靜坐的經典《達摩多羅禪經》，這算是

慧遠大師對佛教的一項貢獻。

為什麼說魏晉南北朝時代，這時的佛教系統是偏於老莊的系統呢？我們中國人崇拜兩種人：一種人是能夠治理天下的政治家，一種是像老莊一樣的人，他們遠離濁世，隱居山林，表現清高的風骨。所以那時的名士，如果不是依靠皇帝高居廟堂，就是躲在山上當個高風亮節的隱士，只這兩條路，沒有第三條路。慧遠大師在廬山結社，居然能夠獲得一兩百名士的依附，如張季碩、謝靈運、桓玄等都來參加淨土宗的蓮社。所以淨土宗從一開始就深入民間的文化，並且和老莊思想打成一片。這樣慧遠大師就和鳩摩羅什大師，形成當時中國佛教的兩大分流。（當時在符秦那邊有鳩摩羅什的三論宗系統，以《大智度論》為根本依據，它也有一百卷之多。）這樣來看，魏晉南北朝時在野的名士對西、東兩漢以來儒家統治國家社會的思想有反感，所以大家多傾向老莊思想；這時剛好鳩摩羅什翻譯了許多空性思想的經典，空性的道理很接近老莊清淨無為

的思想。其實老莊思想和佛教空性的道理差別很大，如果將這種差異拿來作論文，可以舉出數百種的說法。但是當時大多數人都不了解佛法所謂的「空性」是什麼？所以在解經時處處都用老莊思想來當作註解，因此當時的佛教，在野的名士崇拜老莊思想，執政的官員也崇拜老莊思想。由於這些因素，大乘佛法傳到中國以後，大乘佛教積極的精神能夠展現出來嗎？當然積極不起來。因為老莊思想主張回復自然，不要有一點的人為或勉強的痕跡，回復原來純粹自然本身最真、最善、最美的狀態。當時對於儒家思想人為之治已引起很多名士的反感，這時老莊思想儼然變成了文化思想的主流，當然儒家思想就相對的變成了支流。一直經過五胡十六國，到了隋、唐的時代佛教才大大興盛起來；因為玄奘大師在大唐貞觀十九年正月（公元六四五年）回到長安，他翻譯出唯識學根本依據的教典——《瑜伽師地論》一百卷，這時的大乘佛教有沒有把大乘積極的精神發揮出來呢？並沒有。因為雖然唐太

宗推崇佛教，特別設立了國家譯經的道場，裡面有好幾萬人從事翻譯的工作，這是現代人想像不到的，其中各種人才都有，這時翻譯出來大量的佛教經論，並廣為當時朝野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所讀誦；當時思想接收的訊息量恐怕要超過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訊息量。那時用政治力量為中印文化交流開設翻譯場，譯出大量的佛經。但是在思想方面，唐太宗既用儒家的思想，也用道家思想來統治國家，因為有人告訴他老子和你同宗是姓李的，所以他不能放棄本家；因此他大興佛教，同時也把道教發揚光大。而當時的道教並不是純粹老莊的思想，而是東漢末年黃巾之亂的符道教，那時黃巾賊的前身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以宗教形式（太平道）的叛亂組織，又稱五斗米教。開始於東漢靈帝光和七年（西元186年），由張角、張寶等人所領導，如果有人有病求他，他就幫人畫符驅邪，病好了就以五斗米作酬謝。後來他們起兵造反，對東漢的統治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導致東漢帝國的滅亡，接著

三國時期的到來。我們知道關公是斬殺很多道教黃巾賊的人，想不到如今關公在道教裡的地位很高，這表示一般民眾對歷史素養上的缺乏，也是讓外人看到他們在文化上的矛盾，很難用一句話把它說清楚。後來，中國的道教一直都是走五斗米教的路線，用符籙來驅邪或治病。他們看到佛教有那麼龐大的翻譯經典，他們也來跟著創作屬於自己道教的經典，好比鳩摩羅什翻譯了一部《妙法蓮華經》，道教也假作了一部和它相似的經典欺騙信眾，後來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模仿《妙法蓮華經》寫的，好多道教的經典都是模仿佛教經典去改寫的。好比佛教經典的開頭「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它們就變成了「如是我聞，一時，元始天尊在……天宮，……」佛經的開頭有六種成就，它也一樣有六種成就。佛教經典的結尾「佛說是經已，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作禮而去。」它就變成了「元始天尊說是經已，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作禮而去。」在中國，一般

民眾對於老莊思想的牽強附會，和道教思想混合起來，就形成了民間的道教信仰。其實，以嚴格的哲學論述來說，老莊學說不是道教，道教不是老莊學說，我們應當要有正確的認識。老子、莊子和道教實際上毫無關係，不過道教硬是把老子抓來當它們的太上老君，掩蓋住了許多的歷史事實，把老莊思想和它們的符道教混合成通俗的道教了。

在這個地方，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人始終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官場打滾的人，另一種是出來做官，後來告老回鄉，躲在山上變成清高的雅士，以後即使皇帝召見也不去，樂意過著隱居的生活，好比古時的竹林七賢。所以他們都是隱士，和政治完全脫離關係，他們修學的是老莊思想，實踐的也是老莊思想。《莊子》〈內篇·逍遙遊〉裡有許由的故事：許由聽說有人要請他去做官，他就趕快跑去洗耳朵，把耳朵洗得乾乾淨淨，在河的下游不遠處有個人牽牛去喝水，他看到許由洗耳朵，擔心這水被弄髒了，牛喝了對身

體不好，趕快把牛牽走，比他更清高。這就是莊子的思想，以離開世間的名利為清高。因此，佛學在唐朝時雖然處在文化的黃金時代，但是當時佛學能夠進入中國變成中國文化的只有兩支：一支是東晉廬山慧遠大師——淨土宗初祖所成立的淨土宗，到了唐朝善導大師帶領了一班徒弟也提倡念佛法門。另外一支則是禪宗，為什麼它能夠在中國一千多年來發展得那麼好？即使在唐武宗時代展開激烈的滅佛行動，它卻能夠繼續在山上或偏鄉蓬勃地發展起來呢？正是因為中國人多學拜清高的思想，在政治和文化的結合下所發生的威力，那時禪宗的叢林（道場）裡往往就住了幾千個僧侶。佛教在山上修清淨梵行，這是多麼清高啊！不要名也不要利，這個了不起！這和竹林七賢的論調多麼相近！淨土宗深入民間，而禪宗深入山林，這完全和老莊思想有很大的關係。

《瑜伽師地論》是在唐代翻譯出來的，當時沒有單行本，而且古代印刷不發達，這一百卷的長篇大論，光用看的頭就

大了，要用手來抄，更不知道要抄寫多久？再經過唐武宗的滅佛行動，到了宋代、元代、明代，想要用木刻來刊印單行本，也都沒有成功。因此一直沒有人去研究這部大論，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體會大乘佛教積極的菩薩精神。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瑜伽師地論》，是民國初年楊仁山先生所刊印流通的。他原本沒有學佛，有一天，他在南京夫子廟的舊書攤看到了一本泛黃的《大乘起信論》，拿起來一閱讀，感覺好得不得了，從下午二、三點一直看到傍晚點燈時分，還沒看夠，覺得法味重重！他覺得佛學真是了不起！它把我們的心開為兩門：有「不生不滅」的部分，還有「有生有滅」的部分。「不生不滅」的心「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是一種超越所有事相的真理本體。在「有生有滅」心的部分，才能夠說宇宙萬有的變化，內心有「三細六粗」的微細潛變等等。我們講堂最近準備開講這部偉大的論著，大家如對它有興趣的，請到櫃台去登

記，如果人數夠了，我們就開課。那麼，楊仁山先生看好了，就想研究其中的一些疑惑，他翻遍中國的古書，都找不到《大乘起信論》的註解，因為中國經過「三武一宗」滅佛行動以後，大量的佛教書籍都被燒毀，就連單行本的《瑜伽師地論》也沒有。楊仁山先生是個舉人，他把全部的家產捐出來，成立了「金陵刻經處」，專門用木刻刊印佛教經論。凡是親友要去日本，他必懇求、委託他們儘量將從前流傳過去的、唐代絕版的佛教經論統統買回來，然後刊印流通各地道場。他印出大量「法相唯識學」的書籍，同時還創辦了「南京支那內學院」，提倡佛學的教育。他最大最得意的學生是歐陽竟無先生，最小的學生是太虛大師，他們都是近代中興中國佛教的龍象人物！還有至今仍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梁漱溟先生（1893-1988），他是當代的大思想家、哲學家、國學大師，是歐陽竟無的學生。過去毛澤東曾召見他好幾次，沒有清算鬥爭他，為什麼？他認為中國文化那麼進步了，中國革命應

該不要流血，只要文化革命就好了，不要流血革命。毛澤東聽了這種言論召見他，梁漱溟問毛澤東：「請問主席看過我的書沒有？」毛澤東說：「沒有。」梁漱溟說：「請主席看看我的書有沒有問題。」毛澤東請他吃了一頓飯，後來也都沒有鬥爭他。梁漱溟曾在民國初年到北京大學考預科，沒被錄取，後來他寫了一篇有關佛學方面研究的文章，有人幫他刊印成一本書，寄去給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看了以後大大讚賞梁漱溟的才學，馬上聘請他為教授。所以當梁漱溟到北大開課的時候問同學：「你們認識我嗎？」同學們說：「我們不認識。」梁漱溟說：「你們幾年級啦？」同學們說：「我們是二年級。」梁漱溟說：「我去年到你們貴校考預科沒有考上哩！」因為他是南京支那內學院出來的，漢學底子非常好，對佛學很有研究，到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還沒有退休。太虛大師提倡「法相唯識學」，歐陽竟無也提倡「法相唯識學」，學術界稱他歐陽竟無大師，因為他們都有積

極的菩薩精神，是近代中國佛教最前衛、最進步的、中興大乘佛教的代表。他們身上積極的佛教思想，就是受到《瑜伽師地論》的感召。我們講解本論時，把中國的思想和大乘佛教的思想拿來做個比較，如果我們中國在唐朝時就能夠將《瑜伽師地論》的思想發揚廣大的話，今天中國文化一定更加積極，所有西洋文化都要努力吸收中國文化的養分，因為「法相唯識學」裡蘊涵著非常積極的文化。

我們接著來講昨天的論文，先來朗誦三遍偈頌，再來講解。

「無顛倒加行，退墮與勝進，相似實功德，善調伏有情。」

我們接著講解本品的論文，本品是講述菩薩所要修學的加行，什麼叫「加行」呢？就是「加功用行」，比方說我們搭車到松山了，較早時候的行政劃分，松山還不是台北市，但是車子已經開到松山，就表示離台北市不遠，趕快加緊腳步，台北市的街景就會呈現眼前了。同理，佛教的加行也是如此，再趕快走幾步就能走進佛

教解脫的大門。所以對於做事成功的方面來說，每每有功虧一簣的遺憾，做許多事情時即使到達百分之九十九了，如果沒有耐心，不能堅持到最後一分都可能宣告失敗！所以佛法就是在我們修行到達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時，發揮起不讓我們失敗的作用，還繼續鞭策我們趕快加緊腳步前行，就可到達百分之百的成，否則就有功虧一簣的遺憾啦！如果最後的目的地在一百零八，但心裡想得更高一些——「一百二十」，這樣一下就超過一百零八了！許多佛教的數目字都是受這「加行」思想的影響，那麼，請問這「加行」思想的根源在哪裡呢？釋迦牟尼過去在雪山修苦行六年沒有成佛，天天餓了只吃一頓，瘦成了皮包骨頭也沒有成道。這時，釋迦牟尼心想：這樣刻苦虐待自己不能夠成道，也沒有智慧，是愚癡的行為。我應當要把身體養好，實踐中道的修行方式，於是接受了牧羊女乳糜的供養。當時釋迦太子身邊有五個服侍他的人，看到太子竟然放棄了苦行，以為太子退心了，於

是離開太子到鹿野苑去修行。根據最近有些去印度鹿野苑參觀的人向我報告，鹿野苑距離雪山還有幾百里路那麼遠，可見這五個人生了很大的脾氣，而且互相約定以後都不再理會釋迦太子。釋迦牟尼接受牧羊女幾個月的乳糜供養後，身體逐漸有了體力，就渡過尼連禪河，走到菩提伽耶的一棵菩提樹下，用乾草敷設金剛座，並發誓若不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誓不離開此座！經過四十九日的禪觀，降伏了四魔，終於在臘月初八日的晚上，天上的明星悟道，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去那裡參觀的弟子，向我報告如今尼連禪河那裡根本沒有水，都是乾旱的河床，好像我們北部的大漢溪在夏天時根本沒有水，只剩一條小水溝。印度導遊跟他們介紹，釋迦太子在尼連禪河裡洗完澡時，身體虛弱得沒有體力爬上岸，印度教的耆婆神認為釋迦太子是它的第七代傳承，當初釋迦太子革印度教的命，主張人人可以成佛，他們卻把釋迦牟尼拉進印度教。他們認為開創印度教最高的神——耆婆神，站在岸邊的大石上，

將釋迦太子拉上岸的。所以現在岸邊的巨石上有兩個腳印，一個是耆婆神的大腳印，而另一個比較小的腳印是釋迦牟尼的腳印。可能是後來印度教的人，刻意在石頭上雕刻的，牽強附會兩者的關係。而我認為他們所說的「耆婆」和大乘佛教「賢劫千佛」中的「毗婆尸佛」，因為語音上很接近而有謬誤的會意。

我絕對不承認此事，因為釋迦牟尼佛也不可能承認大梵天是他原始宗教的發源地。釋迦牟尼佛認為人人都有佛性，只要肯覺悟人人都可以成佛。我們知道，佛陀到菩提樹下的金剛座結跏趺坐，這個時候就是「加行」用功，佛陀發誓：「如果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進取無上正等正覺，絕不離開此座，即使餓死亦在所不惜！」做為期四十九天的加功用行，終於在我們中國農曆的臘月初八日夜晚，張開眼睛看到夜空中滿天星斗，斷除了一切無明妄惑，成就佛果了。他三次感歎：「奇哉！奇哉啊！原來大地一切眾生都和如來一樣，有平等的智慧德相，只因

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是佛陀悟道時說出的話，這句話那麼簡單，就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經證到一切眾生都具有如來平等的智慧德相，只是每一個眾生還沒有開發出來而已！而我已經開發出來了，我認為人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啊！這是偉大的發現！為人類前途帶來偉大的希望與光明！那麼，這四十九天中間就是「加行」——加功用行！所以當菩薩的一定也要加功用行，要修不顛倒的加功用行。我們現在的心思與言行常常是顛倒的，好比凡夫總把「有」當作「沒有」，把「沒有」當作「有」。我們來看，為什麼佛教總是那麼奇怪，凡是我們認為「有」的，它卻總是說「沒有」？好比我們認為這個人生是實在的，佛教卻說人生是不實在的，那樣佛教不是和我們唱反調嗎？我們還認為金錢、生命、世界：都是實在的，可是佛教卻說金錢、生命、世界：都是不實在的。到底誰是正確？誰是顛倒？如果說凡夫是正確的，那麼人生對於我們應該沒有任何痛苦，沒有煩惱，不會生氣。好

比我們跟互助會時，錢被別人倒了，會不會覺得沒有關係，反正你用也是用，我用也是用呢？有這種狀態就好了！可是事實上，肯定難過得晚上睡不著覺。又好比有些人把雨傘帶來講堂，忘了把雨傘帶回去，外面塑膠桶裡有一大把雨傘，對於不值錢的小物件丟失了，心裡會想反正你也是用，我用也是用。但是如果大筆錢被人倒債了，就很難有這種想法了，晚上倒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內心不停地想著：那麼多錢被倒了，沒有拿回來，怎麼辦才好？所以由這個小例子來看，可見我們的看法實際上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總認為它是實在的，它不應該會變沒有，可是它卻變沒有了。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還沒有悟到消極上的無常、無我，沒有悟到任何事情都是在無常變化！就好比男女戀人在一起，總會說彼此的愛情像大海一樣不會枯竭，像石頭一樣堅固不爛，相信當時兩人都信以為真！但是只要男生罵女生三天看看，保證就變心了！馬上氣得呼呼叫，說對方無理取鬧，海沒有枯、石

也沒爛，她的心就枯乾、腐爛了！所以凡夫總是生活在顛倒的一面，並沒有堅固的思想，只是嘴巴說起來有那麼堅固永遠，事實上完全不然！所以菩薩要修無顛倒的加行，一定要和凡夫的思想相反，但是如果相反到和凡夫完全不一樣也不行，這樣菩薩想要度凡夫變成佛教徒就不可能啦！好比前陣子台南來了幾個人要拜我作師父，其中有一個人，他還是在家人，但是他的言行舉止完全和出家人一樣，他一看到我就說：「阿彌陀佛！我要向您頂禮，您了不起！」而且處處都是這樣，我對他說：「你這樣做還不夠！」別人說他都對你恭敬頂禮了，你還說不夠？我說：「不夠，因為他身上出家人的氣習太重了！」佛教一定要深入民間啊！如果出家人氣習太重的話，誰敢跟你接觸呢？即使他的爸爸、媽媽也害怕自己的兒子會去出家當和尚啊！像他那個樣子，可能所有當父母的都會擔心自己的孩子如果跟他作朋友的話，將來都可能去當和尚。他對我拜了數十拜，我還是說他不行，他耳朵都

紅了，覺得自己那麼謙虛又恭敬地對師父禮拜，師父還說不行。我跟他說：「你修道沒有錯，你有道心表現出來的謙虛與修養，能夠接受別人的批評，很好！一點都沒有錯。錯在於你身上出家人的氣氛太濃厚了，你這樣沒有辦法廣度眾生，你如果要行菩薩道廣度眾生，就要把這種氣氛拿起來，像我一樣一點和尚的味道都沒有才行。雖然凡夫總是顛倒的，你也要看起來像顛倒的一樣，但是心裡面不能顛倒。」他聽我這麼一說就懂了。所以菩薩能夠度化眾生有兩個條件：第一、菩薩自己當然是已經覺悟的有情，第二、菩薩一定能夠隨順有情眾生來覺悟有情。如果菩薩不能隨順有情眾生，如何可能度化有情眾生（有情感執著的眾生）？我告訴那個年輕人，你有做得不錯的地方，你知不知道普賢菩薩十大願王裡，有「九者恆順眾生」這一個大願呢？普賢菩薩的十大願是「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佛住世，七者常隨佛學，八者請轉法

輪，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你能實踐這些菩薩的功德，可是你就是少修學了「九者恆順眾生」這一大願。所以菩薩要修學「加行」功德，一方面要能夠不顛倒，一方面還有隨順眾生，這點是很重要的！我們再來唸一段論文：

【論文】

謂諸菩薩有五加行。當知普攝一切菩薩無倒加行。何等為五。一隨護加行。二無罪加行。三思擇力加行。四清淨增上意樂加行。五墮決定加行。

【白話譯釋】

菩薩想要證得果位，我們現在只是個學習位的因地菩薩；太虛大師到各處講演時，很多道場都寫著「菩薩學處」，我們修大乘佛法學習當菩薩，證到菩薩果位了沒有？還沒有。我們是相信大乘佛法，了解菩薩道，但還沒有能夠確實地實踐，我們只學習菩薩行的第一步功夫。而菩薩行裡最重要的就是這五種加行，是所有菩薩必須要修學成就的德目。我們剛才說凡夫的知見都是顛倒的，把虛妄的當作真實，

把妄想當成實在，把世間無常變化的當作永遠不變。菩薩則不如此，把無常幻化的歸於無常幻化，把妄想的歸於妄想，這樣才能夠遠離顛倒。這段論文提到了五種加行：

第一、隨護加行，對於自他眾生起一種保護的作用。（先簡單這樣介紹）

第二、無罪加行，是菩薩在加行當中，能夠遠離有罪過的、錯謬的身口意業。好比有些人很拼命拜佛，「一心頂禮盡虛空遍法界十方諸佛」，拜下去時祈求「共產黨世界早點毀滅，自由世界成功」，這樣做對不對呢？站在自由的立場來看，它千對萬對，但是想一想共產黨世界有多少人口呢？如果真的毀滅了，有多少生靈要遭殃呢？所以這種加行在「對」的當中卻有「錯」，反而變成了有罪加行。拜佛祈求「自由世界早點統一」，這是對的，但是祈求「共產黨世界早點毀滅」這就不對了！我們可以祈求共產黨政權早點毀滅，這樣老百姓就自由了。如果祈求共產黨世界早點毀滅，那樣得殺死多少生

靈啊！所以菩薩在修加行功德時，應該沒有任何不好的副作用存在。

第三、思擇力加行，是在我們思想方面的修行，要加緊思想的進步。以目前台灣反共的思想來講，三十年前是世界第一，到了今天雖然還是世界第一，但我覺得還是不夠，因為鬆懈了！以本論的標準來看，應該還要努力做思擇力加行，就是在反共思想的選擇方面還要加強。因為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人們多認為思想要自由，什麼責任都要輕鬆，任何事務都可拿到桌面上談判，只要不戰爭就好了！但事實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如果共產黨的思想沒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我們自己的內心就先放鬆了，遲早有一天會吃大虧。這是在反共思想方面應該還要再加強、加強，但不是反共八股（舊理論）的加強，應該要提出更有智慧、更深入、更新鮮的看法，強化人心中無形的國防。那麼，以佛法來說也是這樣，菩薩內心如果沒有加強內心智慧思擇力的話，就沒有辦法正確地在菩薩道上修行。

第四、清淨意樂增加行。菩薩要怎麼樣開發、增強內心思擇力呢？要內心裡面能夠特別穩定，才能夠開發起智慧，這個內心穩定的條件不斷增加，和智慧的產生有很大的關係。

第五、墮決定加行。請問，菩薩要怎麼樣才能夠進入菩薩修行的軌道呢？這是一個方法論，在佛法裡是非常妙的，我們如果造作了殺生、偷盜、邪淫等三惡道的業行，將來肯定會「墮」入地獄、餓鬼、畜牲等三惡道的罪苦果報，但是如果菩薩勤修六度波羅蜜多，將來就會「墮」入「菩薩道」裡去啦！這很有道理，就是我們造作了這種業行，這種業力就把菩薩「牽引」到「菩薩道」裡去，這是偉大的大道，和造作壞事掉到壞人或惡道裡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如何選擇自己應該走的人生道路？

我們再來讀一小段論文：

【論文】

云何菩薩隨護加行。當知此復略有五種。一者隨護聰叡。謂由俱生智速疾攝法。

二者隨護正念。謂由此正念隨所攝法持令不忘。三者隨護正智。謂由此正智於所持法善觀察義。正慧通達遠離隨順聰叡正念覺慧退分諸因緣故。習近隨順住分勝分諸因緣故。四者隨護自心。能善防守諸根門故。五者隨護他心。能於他心正隨轉故。

【白話釋義】

論文在第一「隨護加行」裡，又增開了五種別加行：

第一、隨護聰叡加行。「聰叡」是聰明，有智慧。菩薩無論對於自他的聰明、智慧都要善加保護，否則很難達到一個理想的成果。好比過去我在大陸時，從福州走路到馬尾，再從山下爬到鼓山湧泉寺，如果走大馬路的話，起碼要走兩個鐘頭才能到達，但是我們通常都抄小徑，只要一個鐘頭就到了，為什麼？我想這條上山的路九彎十八拐地彎彎繞繞，雖然比較平坦，走起來比較舒服，但是花的時間比較長。可是如果我選擇走比較陡的小山路，走起來比較累、較喘，路程卻快很多，直接快捷的路，省了一個鐘頭的時間，這

就是從經驗所獲取的智慧。我們中文的造字，眼睛沒有近視眼，看得清楚叫作「明」，耳朵沒有重聽，聽得清楚叫作「聰」，雖然耳聰目明歸耳聰目明，智慧歸智慧，但是聰明可以幫助智慧，是智慧的增上緣。我們知道有些耳不聰、眼不明的人不見得他們就沒有智慧，他們心中第六意識的智慧也可能很高深。所以無論是有耳聰目明的智慧，還是沒有耳聰目明的智慧，菩薩最重要的就是重視自己的智慧，處處的思想言行都要運用智慧。一般凡夫的觀察：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可以得到什麼結果，那樣做的話可以得到什麼結果，……，都算好、推理好，然後根據自己的計劃去執行，以後就不會浪費時間。反之，如果沒有預先想好、計劃好，事到臨頭就容易慌張忙亂，可能這樣做也錯了，那樣做也錯了，最後才好不容易做對了，這樣就浪費了很多精力和寶貴的時間。由此可見，我們應該重視智慧的推理！所以，學習菩薩道不是教我們盲目和愚蠢，第一個修學的要項，就是我們的聰明、思

想要去觀察與推理，我們的智慧要不斷地運用。如果沒有這第一步的功夫，就學不好菩薩道了。所以菩薩道不是愚痴道，而是智慧道。有了智慧以後，做事就有了方法，事情的進度就能特別順利又快捷！

第二、隨護正念加行。菩薩能夠懂得運用智慧，有了聰敏加行以後，菩薩還要善於保護自己的「正念」，請問什麼是「正念」呢？正念，就是「正確的覺念」，用現代話來講，就是正確的思想。現代人為什麼有許多不正確的思想呢？就是因為正確思想建立得不夠。比方說，為什麼有些人會走到黑社會裡去呢？就是因為沒有建立正確的思想，一般人只羨慕有錢的人，而沒有去羨慕那些有道德的人。既然只羨慕有錢的人，那麼就可能認為：我去騙來的錢也是有錢啊！我去搶來的錢也是有錢啊！結果就形成了不正確的思想。所以，正確思想（正知正見）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在佛法上，要求菩薩首先以「利益眾生」為正念，以能夠證悟「緣生性空」為正念，以能夠證悟「無生法忍」

為正念，而且念念不忘，並且在正念上加行用功，幫助產生菩薩正行的力量。請問菩薩內心有了正念以後有什麼好處呢？

菩薩如果能夠念念不忘正念，菩薩的道心就會念念存在；菩薩如果能夠念念不忘眾生的苦，菩薩的慈悲心就會念念生起來；菩薩如果能夠念念不忘「緣生性空」的道理，菩薩的智慧就能夠明朗，事事看得開、看得透徹。好比雨傘掉了，無所謂啦！我用也是用，你拿去用也是用！有了正念才能得到解脫；沒有正念就不可能獲得解脫！如果現在想得起來才有「正念」，想不起來就失去了「正念」，這樣子的程度還不能夠稱作正念現前。好比看別人的會錢被倒了，飯吃不下，晚上睡不著覺，會安慰、可憐他，勸他看開一些，說些風涼話；結果有一天，換成自己真正被倒會時，也是飯吃不下，晚上睡不著覺，旁人就會質疑地問他：「你的正念呢？」他說：「正念不知跑哪裡去了！」別人遭受困境時，和自己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還敢吹噓自己有正念，一旦自己身歷其境時，正

念也生起不了。所以正念的生起，要在平時沒有事情發生就好好培養，有事情來臨時更要勤加培養，這樣，我們所修學佛法的種種義理，才能都不會忘失。

第三、隨護正智加行。請問「正念」和「正智」有什麼不同？「智」和「慧」在佛教的定義上有不同的，慧是揀擇（選擇）義，智為「體」，慧為「用」，這是一種觀念說法。如果一個人懂得選擇宇宙人生的種種事物物，那麼這個人就有慧。如果一個人善於觀察宇宙人生的種種事物物，那麼這個人就有智。所以如果沒有仔細觀察，哪裡來的選擇？選擇是對的，就是因為觀察出來哪些是不好的，才能選擇對的。由此可見，有了觀察之智，才有選擇之慧，這是智和慧的不同之處，大家要把它記起來。論文說菩薩對於一切法該怎麼觀察呢？我們都根據佛陀所說「因緣所生法」來觀察，無論哪件事物都可以找出來它形成的主要因素、次要的因素、再次要的因素……還有幫助它形成的增上緣、所緣緣（就是環境），還有時間上

的等無間緣。那麼菩薩就根據這四種緣——親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等無間緣來觀察萬事萬物，就在「智」的上面建立起來。有了智以後，就能保護菩薩經常運用智慧來觀察一切法，如果智能夠觀察得很正確，菩薩的智才是正智。如果觀察得不正確，只觀察某一方面，沒有觀察多方面，那麼這種智還不是正智，只能算是邪智。如果能夠觀察得面面俱到，無論正反中道都能觀察到，而且是全面的、徹底的觀察，這樣才算是正智。菩薩要將這個正智隨時保護好、培養好，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了正智的觀察，才有正慧的選擇。有了正慧的選擇，才能夠斷除我們內心的煩惱障與所知障，進而獲得大自在、大解脫。菩薩如果沒有正智，哪有可能獲得大自在、大解脫？

劉教授在本品開講的第一天晚上，他幫我們照相，昨天晚上他拿來洗出的照片，有一張相片裡我的背景有奇特的放光，有弟子問我，是不是上師在放光呢？我說，我沒有！是護法金剛用放光來擁護

道場、莊嚴道場。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它是有道理的，如果大家只相信放光，那麼以後就不要相信我了嘛！哪裡的道場有放光，我去那裡就好了，不必再相信上師了。請問，相信我有什麼壞處呢？沒有。我提倡智慧，如果相信我，就等於相信智慧；如果不相信我，就等於不相信智慧。反之，如果只相信放光，將來一貫道的道場也公布放光的照片，就跑過去參拜信仰一貫道，跳童附乩的也公布放光的照片，那麼也跑過去參拜信仰跳童附乩，那麼，這就不是一個正信的佛教徒所應該有的表現。

我們知道，天主教也有很多靈感的故
事。三十多年前，我看到一則關於天主教的靈感故事的報導：在義大利的西西里島，有一個教堂的聖母瑪利亞雕像（註①），牠的眼睛每天會流眼淚，信徒用杯子將牠的眼淚收集起來，把它當聖水，和白開水摻和喝下去，竟然能夠治病！靈感得不得了！好多天主教教徒都不遠千里來到西西里島朝聖，這個教堂頓時變成了聖地

啦！由此可見，如果一味崇拜靈感的話，今天是佛教徒，明天可能跑去有靈感的天主教，後天也可能跑到非洲去相信原始的巫教啦！因為任何宗教都有很多靈感的事蹟，如果我們佛教沒有靈感，就認為佛教不如其他宗教了。我們講智慧，我們也有靈感，在靈感裡面我們還是要求智慧。我們知道，劉教授拍攝的照片是護法諸天和護法金剛想加強大家對佛教的信心，如果對佛教有信心的人，不要忘記信心的目的，是佛教要教我們信仰正智，追求究竟解脫的智慧。所以我們一方面有求究竟解脫智慧的思想，一方面要知道護法給我們的感應，是鼓勵我們追求正智的目的，並不是要我們放棄正智，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請問，釋迦牟尼成就的是什麼佛？是無上正等正覺。請問，天龍八部為什麼擁護釋迦牟尼佛呢？因為釋迦牟尼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佛陀的內心充滿了一片迴光返照的覺海，一片光明的智慧海，所以天龍八部對佛陀敬佩，對祂擁護愛戴。別說我們只有照相才發現放光，即使講經時

像佛陀在說《法華經》，天雨曼陀羅花，大家都親眼看到了也不稀奇，為什麼？因為這是護法金剛看到大家聚會一處、追求無上正等正覺，表示滿心歡喜，讚歎佛陀的功德。但是大家切莫把原本的目的忘記了，迷戀了漫天的花雨而把真正的目的擱在一邊，這就真的是本末顛倒啦！我們雖然有這種感應，但是我不能不提醒大家佛教正法住世的目的，這些是天人等擁護參與法會的大眾，並深心供養佛菩薩所成就的正覺。

菩薩有了正覺、正智，才能遠離所有不好的行為和諸法。那麼再請問，正智有什麼好處呢？才能夠生起正念，且覺悟智慧的「退分」因緣會減少。「退分」是指什麼呢？比方阿羅漢覺悟到世間無常，算不算是聰敏呢？當然！算不算是正念呢？當然！算不算是覺悟呢？當然！算不算是智慧呢？當然！但是阿羅漢自己解脫煩惱了，沒有我執了，就唱言「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從此不來三界隨緣度化眾生，認為每個人有煩惱那

是個人自己的事情。這對菩薩來說，就是「退分」，菩薩要遠離這些「退分」——遠離二乘聰敏正念覺悟的退分。再來，菩薩怎麼樣獲得菩薩所謂的「勝分」呢？因為菩薩有了正智，就會觀察自己一人獲得正覺，不算是無上正等正覺，不是究竟覺，那只是個人的正覺。為什麼？因為一切眾生裡如果有一個人沒有成佛的話，就表示自己所證的覺悟還沒有圓滿，何況還有無量無邊的眾生都還沒有覺悟。自己一人獲得正覺，怎麼能夠稱得上是無上正等正覺呢？這種覺不圓滿。所以要善於深入觀察因緣，我要覺悟得徹底，我的心力是了不起的，了不起到什麼程度呢？要這樣觀想：一切眾生都能夠達到和我有同樣程度的覺悟，這樣才算是了不起的廣大覺悟。那麼，像二乘那樣自求解脫的覺悟，只能夠算觀察到小(淺)因緣，證悟小(淺)覺悟，並沒有觀察到廣大的因緣，證悟廣大的覺悟；要讓一切眾生都能同修共證大覺悟，獲得大解脫，才算是大乘甚深智慧的廣大觀察力。那麼，這時大乘的思想、習氣就

發揮出來了，就能隨順大乘之心安住於殊勝的畢竟空義，而不是住於消極的二乘偏空涅槃中。大乘的空義有積極的一部分，這裡所謂的「勝分」，是殊勝的大乘菩薩正智，不是消極的二乘正智。就目前台灣佛教來說，我在台灣推動佛教幾十年來，看到大多數寺院的作為都是消極的，佛教的積極精神多沒有辦法表達出來，直到現今演講《瑜伽師地論》，才能表達出來大乘的積極精神。所以各道場刊印了很多的佛教書籍，所看到的書都很好，但是內容多是講求個人修養與個人解脫的消極思想，其中少有大力讚嘆大乘菩薩與諸佛，廣度一切眾生的偉大行願功德！我們現在提倡《瑜伽師地論》的積極目的，不僅希望每個家庭好，還希望社會好，也希望國家好，更希望全世界都好！這個才是大乘佛教的目的，才是大乘正智所觀察到最殊勝因緣最積極的表現。

第四、隨護自心加行。凡夫總是不知防護自己的心，好比眼睛看到電視就一直看，不知道選擇或在時間上加以節制，或

是聽說哪裡有歌舞團表演很好看就跑去
看，或是哪裡有演唱會就去聽，……。現在
年輕人的音樂多半節奏強烈、音量開得震
耳欲聾，讓中老年人覺得太聒噪刺耳，讓
人聽了心靈沒有辦法寧靜，更談不上什麼
聲音之美，始終讓我覺得有「音」沒有
「樂」。這些都是因為凡夫沒有能夠反省
自己的內心，總是讓它隨著色聲香味觸法
等六塵而去。我們知道初果阿羅漢就有不
入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的反省功夫，所以
才能預入聖流。雖然二乘能夠隨護自己的
內心，但這是在消極方面的隨護自心，做
得還是不夠，應該用積極的方法來隨護自
心。菩薩怎麼樣積極地隨護自心呢？不能
夠看到眾生就怕得不得了，像我過去講鳥
窠禪師的故事：

鳥窠禪師過去生在五台山修行，他修
的是二乘的佛法，凡是有女人到上山來上
香，這些女人走了以後，他總要把女人走
過的地方努力擦掉，甚至用鋤頭把泥地上
的腳印鏟除掉；凡是女人用過齋的碗、
筷、杯子趕快把它收起來，把男人、女人

分得很清楚。後來，文殊菩薩化身成一個
女人到他面前，抱著他的頭，並在他的頭
上親一親。這對他來說可是不得了的事
情，自己尊貴的額頭竟然被女人親到了，
他既生氣又難過地用刀子把自己的頭皮
削掉，因為流血很多就死掉了。他死的消
息很快傳遍各地，因為大家都認為他是個
怪和尚，大家都討厭他。且說這怪和尚死
了以後，他的中陰身就到五台山附近的人
家想要投胎，有個老阿婆在家門口縫衣
服，忽然間看到鳥窠禪師的中陰身跑到家
裡來了，她立刻想到：他是不是看到我的
媳婦肚子大了，想要來投胎當我的孫子
呢？不行，如果是那個討厭的和尚，我不
能讓他進來！過去她那麼討厭女人，現在
來我家作什麼？他再到另外一個地方，情
況也是如此，處處都不受歡迎。因為他沒
有和人結善緣，結果他的中陰身沒有地方
投胎轉生。最後鳥窠禪師心想：如果沒有
了身體，想繼續修道就修不了道，怎麼辦
才好呢？最後他想到：我每天吃飯時，總
要拿些剩飯和鳥兒結緣，就到鳥媽媽的巢

裡投胎吧！最後他生出來的身形是鳥的
頭、人的身體，就在樹上的鳥窠繼續用
功。這就是我小時候聽到鳥窠禪師的故
事，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說鳥窠禪
師隨護自己的內心是什麼？是小乘心，不
是大乘心。請問大乘心是怎麼樣呢？是廣
度眾生的心！最重要的是發菩薩心，男人
不用怕女人，女人也不要怕男人，端看能
否利益他人，還是怨害他人？菩薩心就隨
護在這裡。菩薩發廣大慈悲心，絕不捨棄
任何一個眾生，這事光說好像很容易，不
捨根性善良的眾生對一般人來說好像很
容易，但是對於根性頑愚剛強的惡心眾
生，恐怕就很難做到啦！今天作弄你一
下，明天又再作弄你一下，這種壞蛋怎麼
能夠不捨棄呢？大家都歡喜和好人在一
起，不歡喜和壞蛋在一起，要不捨棄任何
一個眾生，真是很困難啊！所以當菩薩要
能夠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還包括每一個
壞蛋，而且要經常保持這種心態，真是偉
大啊！菩薩已經不怕惡了，因為內心所有
的惡心種子都已盡除，純無漏善種，生活

中行住坐臥都在無漏善裡了。什麼是菩薩的心呢？利益一切眾生的心就是菩薩的心，不能夠有一念的心跑掉，連生起一念不利益眾生的心都不行。看看我們的眼睛有沒有利益眾生？耳朵有沒有利益眾生？鼻子有沒有利益眾生？身體有沒有利益眾生？一念裡有沒有利益眾生？菩薩的六根都在利益一切眾生，這叫作「隨護自心加行」。

第五、隨護他心加行。菩薩能夠隨護自心加行已屬不容易，如果能夠隨護他心也不行，所以菩薩難當啊！我們知道，隨護自心容易，能夠保護自己的內心，常常有利益眾生的念想，讓自己的六根都利益眾生，這個比較容易做得到。如果要想隨護他心那就難啦！我們知道，要讓一切眾生的心都來發菩薩心，那真是談何容易！因為凡夫眾生自私的多，要求他們不要自私，應該多為大眾著想，很難啊！菩薩要隨護他心，就是要把他心轉過來，和菩薩一樣也能夠行菩薩道；但是這對菩薩來說，也不見得真的很難！菩薩可以處處

說法，用嘴巴說法，用眼睛說法，用身體說法，在行住坐臥上說法，……。即使到菜市场，在公共汽車上，在搭飛機時，……，處處都可以說法，就是要把大家的心轉過來，一起來利益大家，讓大家都發菩提心，這就是菩薩「隨護他心加行」。

【註釋】

註○佛陀跋陀羅，為迦維羅衛城甘露飯王的後裔，廬山十八高賢之一。十七歲出家，精通禪、律。應智嚴和尚的邀請，於後秦弘始十年（400）入長安，弘傳禪術之學。後來停留廬山慧遠處數年，譯出《達摩多羅禪經》。義熙十一年（425）至建康，止住道場寺，從事翻譯，與法顯合譯《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另譯出《新無量壽經》、《華嚴經》等。

註○流淚的聖母像，1953年時，西西里島一個教堂聖母的雕像竟然流出了眼淚，當地人為了紀念聖母顯靈而大興土木，在1966年建造了Madonna della Lacrima教堂來供奉聖母像。這座高80米，外觀像是頂未拉開的帳篷式建築，在剛看到時，還

真是前衛到令人傻眼；有此一說是，高聳的未來式建築，象徵能讓信徒的心聲更能傳達到天堂去。

生活禪小品

一步一腳印

鑒真和尚剛剛剃度進入空門時，寺裡的住持見他天資聰慧又勤奮好學，心裡對他十分贊許，但卻讓他做了寺裡誰都不願做的行腳僧。每天風裡來雨裡去，吃苦受累不說，化緣時還常常吃白眼，遭人譏諷挖苦。鑒真對此忿忿不平。

有一天，日已三竿了，鑒真依舊大睡不起。住持很奇怪，推開鑒真的房門，見鑒真依舊不醒，床邊堆了一大堆破破爛爛的芒鞋。住持叫醒鑒真問：

「你今天不外出化緣，堆這麼一堆破芒鞋做什麼？」

鑒真打了一個哈欠說：

「別人一年一雙芒鞋都穿不破，可我剛剛剃度一年多，就穿爛了這麼多的鞋子，我是不是該為廟裡節省些鞋子？」

住持一聽就明白了，微微一笑說：

「昨天夜裡下了一場雨，你隨我到寺前的路上走走看看吧！」

鑒真和住持信步走到了寺前的大路上。寺前是一座黃土坡，由於剛下過雨，路面泥濘不堪。住持拍著鑒真的肩膀說：「你是願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還是想做一個能光大佛法的名僧？」

鑒真說：

「我當然希望能光大佛法，做一代名僧。但我這樣一個別人瞧不起的苦行僧，怎麼去光大佛法？」

住持捻鬚一笑：

「你昨天是否在這條路上行走過？」

「當然！」

「你能找到自己的腳印嗎？」

鑒真十分不解地說：

「昨天這路又平坦又堅硬，小僧哪能找到自己的腳印？」

住持又笑笑說：「今天我倆在這路上走一遭，你能找到自己的腳印嗎？」

「當然能啦！」

住持聽了，微笑地拍拍鑒真的肩膀

說：「泥濘的路才能留下腳印，世上芸芸眾生莫不如此啊！那些一生碌碌無為的人，不經風不沐雨，沒有起也沒有伏，就像一雙腳踩在又坦又硬的大路上，腳步抬起，什麼也沒有留下。而那些經風沐雨的人，他們在苦難中跋涉不停，就像一雙腳行走在泥濘裡。他們走遠了，但腳印卻印證著他們行走的價值。」

鑒真慚愧地低下了頭。從那時之後，他年輕有力的腳印留在寺前的泥濘裡，留在彌漫著櫻花醇香的扶桑泥土裡。

心地當光明磊落， 才華需如珠蘊藏

三國時，曹操非常顧忌劉備，擔心劉備日後將成大器而與他爭奪天下。劉備知

道這一點，就隱藏自己的抱負。每天只是在家裏種菜，顯得沒有什麼追求一樣。

有一天，曹操特意與劉備喝酒，對劉備說：「當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曹操兩個人罷了。」

這句話令劉備心中一震，手中的筷子不覺掉在地上，這時剛好有一陣雷響起，劉備趁勢道：

「雷聲的威力，竟至如此地步。」

曹操笑道：「大丈夫也怕雷嗎？」

劉備道：

「聖人在迅雷疾風之時，神色一定會發生變動，我如何能夠不怕呢？」

他把自己的不安掩飾過去，一點也不流露出來，就像沒聽到曹操的話一樣。曹操於是不再懷疑他。劉備爲了防備曹操，以完成他復興漢室的志向，不得不如此深自隱藏。

【附註】

《菜根譚》說：「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也就是說，一個

有高深修養的君子，他的心地像青天白日一樣光明，沒有什麼不可以告人的事；一個有修養的君子，他的才華應像珍藏的珠寶一樣，絕對不能輕易炫耀讓別人隨便知道。

人生在世必須面對各種現實問題，「胸懷坦蕩」是做人的原則之一，「才華須蘊」則是處事的準則之一。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力，在一個公平、安定、民主的社會，人們才可能以誠待人，才能避免爾虞我詐，進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與安定的社會，使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才華。但是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假如鋒芒畢露、炫耀才能，不僅會招致旁人的妒忌怨恨，並且會使自己被認為是輕浮或恃才傲物。因此在一個充滿猜忌的環境中，就必須牢記因才招忌的教訓；歷史上權臣、小人運用權力殺死才幹比自己好的人的例子不勝枚舉。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要暫時明哲保身、玉韞珠藏；但不是就此永遠消極頹廢，而是等待時機來臨。所謂「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現」，有時

隱藏自己也是一種競爭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消極的，可避免「槍打出頭鳥」。同時，「玉韞珠藏」也表現出一種深思熟慮，不輕言浮議，然一鳴則驚人的方式。

現代社會講究自由平等，在才學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就是要為每個人發揮自己才幹提供機會；假如每個人都使自己的才幹深藏不露，那不僅會使他個人有空懷才學的悲哀，而且也是國家社會的一大損失。因此，在現實社會中，要把握時機，適時發揮自己的才幹，才是國家社會之福。

佛與魔

有個人問禪師：

「世上最可怕的是什麼？」

禪師說：

「慾望！」

那個人滿臉疑惑。禪師說：

「聽我講個故事吧！」於是禪師說了

下面這個故事：

有個很出名的畫家，他想畫佛和魔鬼，但是在現實中找不到他們的原形，他的腦子裡怎麼也想像不出他們的樣子，所以很著急。

一個偶然的機會，畫家去寺院朝拜，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和尚，他身上的那種氣質深深地吸引了畫家，於是畫家就去找那個和尚，向他許諾重金，條件是他給畫家作一回模特兒。

後來，畫家的作品完成，以後轟動了當地，畫家說：

「那是我畫過的眾多作品中最令我滿意的一幅畫，因為給我作模特兒的那個人讓人看了就認定他就是佛，他身上的那種清明安詳的氣質可以感動每一個人。」

畫家最後給了那位和尚很多錢，實現了他的諾言。就因為這幅畫，人們不再稱他為畫家，而稱他為「畫聖」。

過了一段時間，他準備著手畫魔鬼了，但這又成了他的一個難題，到哪裡去找魔鬼的原形呢？他探訪過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外貌兇狠的人，但沒有一個令他滿

意的。最後，他終於在監獄中找到了。畫家高興極了，因為在現實中找一個像魔鬼的人實在是太難了！當他面對那個犯人的時候，那個犯人突然在他面前痛哭失聲。畫家奇怪極了，就問那個犯人是怎麼回事？那個犯人說：

「為什麼你上次畫佛的時候找的是我，現在畫魔鬼的時候找的是我！」

畫家大吃一驚，於是又仔細看了看那個犯人一眼，說道：

「怎麼可能呢？我畫佛找的那個人氣質非凡，而你看起來就是一副純粹的魔鬼形象，怎麼會是同一個人呢？這太奇怪了，簡直讓人無法理解！」

那個人悲痛地說：

「就是我把你從佛變成了魔鬼。」

畫家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我並沒有對你做什麼呀！」

那個人說：

「自從我得到你給我的那筆錢以後，就去花天酒地、尋歡作樂，縱情地揮霍。到後來，錢花光了，而我卻習慣了那樣的生活，慾望已經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我就搶別人的錢，還殺了人，只要能得到錢，什麼樣的壞事我都能做，結果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畫家聽了他的話，感慨萬分，他驚嘆人性在慾望面前轉變得如此之快，人是如此脆弱。於是他將畫筆扔了，從此以後再也不作畫了。

禪師說完了這個故事，便閉目不語，

而那個已經從這些故事中知道了答案，原來這個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的慾望。

【附註】

人，一旦墮入「追逐物慾」的陷阱中，就很容易迷失自己，想要抽身出來是很困難的，所以人性不能和貪念在一起。人的慾望越多，就會越不滿足，就會越不快樂，就會有越多煩惱。

所以禪師告訴我們：錢如枷鎖，貪是墳墓，追名逐利最終只是一場空。只有洗去心中的種種虛妄，放下貪慾，回歸到平

實的本質，才能看破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猶如過眼雲煙，畢竟都是無常色相，也才會體驗到生命的無盡歡樂。

忍 為 高

三月的佛堂裡，坐滿了前來聽禪的信徒。大師的說禪一板一眼，枯燥乏味，加之外面春意融融，很容易讓人昏昏欲睡。說禪還沒有進行到一半，全場的人幾乎都打起瞌睡來，只有一個人依然正襟危坐，專心致志地聽著大師深奧的講解。看到他聽得那麼認真，旁邊有個人勸他：

「大家都在打瞌睡，你何必聚精會神聽那單調乏味的佛理呢？這哪有睡覺舒服？」

他笑了笑說：

「你說得對，我也動過想睡覺的心。但就在我的眼睛快要閉上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想，為什麼不試試自己在這種情況下的忍耐力有多大呢？聽了一半，我覺得自己



做得還不夠好，就提醒自己：下次爭取忍耐得更好一些；如果以這種耐力去面對人生當中遇到的種種難題，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呢？因此，我決定忍耐到底。」

說完，他又專心致志地聽起來。幾年後，這個人成了明朝的開國皇帝，他的名字叫朱元璋。「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哲理就是朱元璋在耐心聽禪的時候悟到的，也正是這句話讓他把一切顧慮拋諸腦後，發動了起義，推翻了元末腐朽的統治，建立了自己的大明王朝。

【附註】

耐力是個金剛鑽，它能鑿去浮躁的心態、片面的眼光、紛繁的過眼雲煙，用心於自己所確定的目標。喜歡安靜的人要忍受喧嘩，喜歡熱鬧的人要忍受寂寞；夏天要忍受炎熱，冬天要忍受寒冷；年輕時要忍受磨難，年老時要忍受疾病。我們的人生時時刻刻都在經歷著忍受，那麼，就讓所有的痛苦都在忍受中得以淡化；讓所有的委屈都在忍受中得到安靜；讓所有的眼淚都在忍受中化作一縷輕煙；讓所有的怒

氣都在忍受中漸漸平息……。

生存權是我們人類最根本、最主要的權利；一個人如果連生存權都無法保證，別的一切更無從談起，什麼發展權、享受權都不過是癡人說夢。人只有先糊口、先填飽自己的肚子，才可能有力量去追求發展；為五斗米折腰也好，吃眼前虧也好，總而言之，一個想要成功的人必須學會忍耐。

然而，一時的容忍並不是對命運的屈服，也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對未來的鋪墊和積累；困苦、傷痛、艱難、挫折、孤獨、寂寞……幾乎每一個人在其人生的旅程中都經歷過這樣的磨難，這些生活的艱辛在人們的心中埋下了太多的隱痛，忍耐卻能使人相信：風雨過後必見彩虹。

當你不甘心命運的安排但又不能扼住命運的咽喉之時，你必須學會忍耐；忍耐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課，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會遭遇它。忍字心上一把刀，忍耐的過程是漫長的，忍耐的感受是痛苦的，所以忍耐本身也是一件艱難的事情；

但是如果經不住忍耐的考驗，我們的人生將會是一片蒼白。

拳頭不打出去，就不會招惹禍殃；眼淚不輕易流下，就能化悲憤為力量。人在激動時，能忍得下，耐得住，才能涵養功夫，才是真正的勇者。忍一忍，嘴上少說一些激憤的話語，臉上少露一些憎恨的神情，心裡少留一些鄙陋的人我是非，心裡能放下萬般的計較分別，保持一種氣度，一個寧靜，萬事就會如過眼雲煙，轉眼即逝。因此，面對不如意時，瞋心動怒不能解決問題，唯有能忍，脾氣一改，天地自然會寬廣起來。忍耐無瞋，才能化暴戾為祥和；能忍之人，往往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秀才狀告土地神

清代袁枚，著有《新齊諧》一書，書中有〈裘秀才〉一文，頗具現實教育意義，現譯述如下：

江西的南昌地方，有一個姓裘的秀



才。夏日炎熱，他到土地廟裡乘涼。見廟裡寂靜無人，就把衣服脫得精光，漸漸地入睡了。醒來後，回到家中，便大病了一場。裘秀才的妻子，認為丈夫的病是裸睡寺廟，侮辱了土地神所致，便買了貢品、香紙，前往廟中供奉，謝罪！裘秀才的病，立刻就好了。

裘秀才平時為人，獨斷專橫，聽妻子這麼一講，不僅不感謝妻子為自己向神謝罪除疾，反而罵妻子多事。他憤然寫了一篇文章，狀告土地神詐騙貢品，致人以病。並把這篇文章，到城隍廟裡燒化，向城隍神告發土地神。

過了十天，寂然無聲；裘秀才覺得毫無回應，這是城隍神不理會他。他更加生氣，又寫了第二篇文章，指責城隍神不負責任，縱容下級官員貪贓枉法。把這篇文章，又拿到城隍廟裡燒化了。

當天夜晚，裘秀才做了一個夢，夢見城隍廟的牆上，貼了他寫的第二篇文章，城隍神在他的文章後面，批示道：

「社公詐人貢品，有玷官箴，著革

職。裘某不敬神明，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打三十板。」

裘秀才醒了以後，心中疑惑，以為自己是南昌縣人，縱然受責罰，也不會到新建縣去挨板子。這個夢，未必靈驗。

過了兩三天，忽然大雨，雷聲隆隆，一個炸雷，真把那個土地廟炸毀了。裘秀才這時，心裡害怕起來。他下決心不遠行，堅決不到新建縣去，以免挨板子。

有一天，江西巡撫的祖父，到廟裡進香，被仇人打傷了額頭。於是，眾官齊集，嚴查凶手。裘秀才聽說了這件事，十分好奇，急往廟裡去看熱鬧。新建縣令見到他，喝問：

「你是何人？」

裘秀才一時慌張，變得很口吃，講不出一個字來。新建縣令更加生氣，立即下令：

「當街責打三十板！打完後，逐走了事。」

【附註】

這個故事在警醒世人、告誡世人，要

棄惡從善，並且了知世間的一切天災人禍，都逃不過因果的安排，人們應該自警自律，自謙自處！天上的眾神，都在關注著世上的一切；善惡有報，從古到今，都確鑿無誤。所謂「頭上三尺有神明」，雖然你看不到那些隱形的神明眾生，但也一樣在他們的監管之下。一般說來，城隍是一個城市的陰間統領，而土地公則是在城隍的管轄之下！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做出缺德的或不負責任的事情，否則必受天譴！

風水

有一個人請了風水先生去看風水；在前往他家墓地的途中，他遠遠看到墓地的方向鳥雀紛飛，驚慌失措，於是告訴風水先生：

「咱們回去吧！這時候鳥雀紛飛，肯定有小孩在樹上摘杏呢！我們去了，驚擾了他們事小，若因此導致他們失手跌落下來事就大了。」



風水先生聽了他的一番話之後，告訴他：

「你家這風水不用看了，像你們這樣的人家，做什麼事都會順順利利的。」

這個人覺得很奇怪，就問他：

「為什麼？」

風水先生說：「你不知道嗎？『人間

最好的風水是人品！』」

【附註】

的確，最好的風水是人品！所以，我們無論做什麼事，也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要本著良心，厚德明禮、積極上進，這樣即使不能做出一番大事業，也能做到不愧於天地、不愧於心！

在佛法看來，凡是停留在事物外相而不明事物本質真相的人都是迷信。一個人眼睛去看什麼也是風水（看人缺點？還是看人優點？看暴力電影？還是慈悲電影？），耳朵去聽什麼也是風水（聽是非？還是聽正能量的話？），嘴巴去說什麼也是風水（說惡？還是說善？），身體去做什麼也是風水（是殺盜淫？還是真善

美？），心裏去想什麼更是大大的風水（是貪瞋癡？還是戒定慧？）。一個人若只講求方位、擺設，而不去講究人的因素，實際上還不算完全懂得風水。所以，古德才說：在所有的風水中第一風水是人；人的第一風水是心（即意業）；人的第二風水是嘴巴（即口業）；人的第三風水是行為（即身業）；人的第四風水是表情和形象，也就是包括我們的外型和穿著也是風水。

因此，風水的原理是什麼呢？就是非常核心的四個字——「萬法唯心」或「心生萬法」。佛法告訴我們，外在的事物都是我們的心識所變現，所以想要改變風水，就要從根本著手，也就是改變自己的心；只要能夠讓我們的心回歸美好、善良、純真的本性，那麼各種問題，如不順利和疾病也就自然消失了，生活自然充滿喜樂安祥，這就是好風水。

由此我們明白，為什麼藉由修心、善良等正能量可以改變風水！為什麼心地善良、具備正能量的人，不論他（她）走

到哪裡，就會給那裡帶來好風水；相反的，心地污穢、具備負能量的人，不論他（她）走到哪裡，就給那裡帶來壞風水。請牢牢記住，我們的心才是一切的主宰呀！



做一個豁達的人

明太祖朱元璋的結髮妻子馬皇后出身微賤，年輕時正值戰火連天，無暇顧及纏足之事，便成了一個罕見的大腳皇后。一個元宵燈節之夜，明太祖朱元璋與謀士劉伯溫，微服私訪京城的燈會，在一家大商號門前，彩燈高懸，上面貼著很多燈謎，圖文並茂，引來無數人圍觀。朱元璋也湊過去看熱鬧，偶然注意到一則有趣的圖畫謎面：「圖上畫著一婦人，觸目的是一雙天然大腳，懷抱一個大西瓜，眉開眼笑，模樣十分滑稽。」

朱元璋不解其意，於是問博學多才的劉伯溫：

「此謎何意？」

劉伯溫沉吟片刻答道：

「此為淮西大腳婦人也！」

朱元璋仍不知「淮西大腳女人」是指誰？繼續追問，劉伯溫則詭笑著說：

「可回宮問皇后娘娘。」

當晚回宮後，朱元璋迫不急待地向馬皇后提起此事，馬皇后訕然一笑，說：

「妾乃淮西人氏，且為大腳，此謎謎底想必就是妾了。」

朱元璋一聽大怒，心想：

「小小街民竟敢制謎嘲諷堂堂皇后，豈有此理！」

於是傳旨捕拿制謎者。馬皇后見狀，大度地勸解道：

「佳節吉日，與民同樂，又有何妨？何況妾本是天足，不必小題大作，貽笑大方！」

此事方才作罷。後來此事從皇宮傳到了百姓的耳朵裏，全國上下都稱讚馬皇后的仁慈與大度，百姓都以有這樣一位皇后而自豪。

【附註】

人生在世，名利都是身外之物，遇事

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不計較，遇人能寬容、平等對待；有時，犧牲一點，會收穫更多，馬皇后就是最好例子，犧牲自己的形象，讓眾百姓開心，但是最後卻得到了「仁慈大度馬皇后」的美名。所以不要吝嗇「捨」，不捨哪有「得」？捨得是一種豁達的人生態度！人的一生中會遇到許多選擇，如果沒有一種樂觀豁達的心態，那麼即使上天再怎麼眷顧一個人，他都不會擁有真正的完美快樂的人生。要明白，人生苦短，與其在遺憾中度過，不如營造一種豁達的人生態度，來為自己譜寫幸福的一生。

豁達的人少有煩惱、心態健康、長壽者多；如果我們力所不及，做不了偉人、巨人、出人頭地的人，何不做一個豁達大度的人？提及豁達大度，不禁讓人想起常年張著嘴笑哈哈的彌勒佛，後人為他的豁達大度做了總結，所謂「大肚能容，容世上難容之事；開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兩千多年前的老子，清醒地認識到人類貪欲自私的弱點，告誡世人要千萬注意，不要因爭名逐利而喪身，要克制自己的慾望，保持純樸的天性，減少私心和貪慾，順應自然，知足知止；並且要知道物極必反的道理，過分地愛惜會導致極大的耗費，過多地斂取必定導致重大的損失。

所以，在名與利、得與失上，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明智的選擇；只有知道滿足才不會受辱，知道適可而止才能少遭遇危險，我們的生命、名聲、利益也才可以長久啊！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西漢大臣霍去病曾六次出擊匈奴，為漢朝打通了去往西域的道路。霍去病出身貧寒，自小過著奴僕的生活，但沒有失去自己的志向。

西元前一二三年，漢武帝考慮到霍去病精於騎馬射箭，作戰英武勇猛，於是下令，派大將軍衛青挑八百名精銳的騎兵歸

於霍去病的帳下，讓其指揮出擊匈奴。霍去病在帶領騎兵作戰中出奇制勝，活捉了單于的叔父、相國及將軍多人，開戰告捷，大快人心。在以後的抗擊匈奴戰爭中又屢建奇功，漢武帝龍顏大悅，對霍去病加官進爵，賞賜他高官厚祿。

這一年，漢武帝為霍去病建造了一座豪華的府邸，他帶著霍去病參觀了一遍，出門後以為霍去病會謝主龍恩。哪知，霍去病看了這雕樑畫棟、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後，對皇上深深一拜，說道：

「多蒙皇上賜愛，匈奴一日不滅，去病一日不安，又何來雅興享受榮華富貴，深居廣廈呢？還望皇上多多包涵。」

說完，翻身上馬，急急朝軍營奔去。漢武帝望著他遠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附註】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見利讓利，處名讓名，也許常人認為你這種態度太糊塗，然而在背後，自然是名利雙收，邁向更大的成功。

人，是不可能沒有慾望的。然而，在一般情況下，忍住顯示自己才智的慾望，可以獲得更多才能，保持不自滿的心態，同時也可以避免因為炫耀自己而招致他人的妒忌、攻擊與陷害。

過於顯露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過分地招搖過市，首先會使自己受損。大凡歷史上的名人能人、英雄豪傑，常常都是身懷絕技，但他們也都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後有能人」的道理，所以要想贏得勝利，後發制人，都是深藏不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輕易地暴露和表現自己的才能。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出自諸葛亮《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時隔千年，歷史的人和事早隨時間

遠逝。然而默誦這一句，仍然感到清新澄澈。（慆，娛悅的意思。）



尋找真人

傳說，有一位讀書人遊歷嵩山，悠閒地坐在亭台上，遠眺綠樹人家、花豔成蔭，蜿蜒的山徑中遊春行人如織。忽然飛來一隻白鶴，停在他的面前，開口說話：「你不要害怕，我是嵩山的鶴仙，我的腳受傷，只有用人血塗抹才有辦法治好。」

看到雪白的鶴身，淌著鮮紅的血，他毫不猶豫地咬破手指，把血塗在鶴的身上，誰知毫不見效。這時，鶴仙拔下身上的一根羽毛，貼在他的眼睛上，他看到自己變成一匹馬，而路上密織的遊人都變成了豬狗雞鴨之類。鶴仙說：

「我要的是真人的血！」

「什麼是真人的血？」

鶴仙答道：「真人的心地純淨，尊重眾生的生命，不殺、不盜、不淫，不被

情欲驅使。真人的周圍會放出白色的光芒，使別人一接觸他，便感到寧靜、安全。」

於是，他沿著山路展開尋找真人的旅程。當他走到一幢破舊的茅屋前，他見到了茅屋周圍放出白光。茅屋裡面住著一位老婆婆，她一聲一聲地念著「阿彌陀佛」，彷彿是夏日的清泉，聞之沁人脾肺。老婆婆全身散發純白的光雲，她的身邊環侍著男女稚童，並有各種禽鳥駐足，腳旁還盤著一條大蟒蛇。

見到此境，這位讀書人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感嘆自己一生讀盡聖賢書，卻被功名薰心，只一味地貪求富貴與歡樂，真是錯用了心呀！

【附註】

我們凡夫在一生當中忙碌地尋找許多東西，好比美麗的愛情、顯赫的頭銜、千萬的積蓄、青春的身體、美滿的生活等世間的快樂，卻從不去尋找真正的自己！其實，故事中這位讀書人尋找真人的旅程，所尋找的對象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真人在哪裡呢？就在你我當下這一

念心中！我們的自性清淨心中，本自具足一切的智慧、慈悲、神通、妙用……，一樣也不缺，又能生一切法。此正是《六祖壇經》中慧能大師開悟時所說的偈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中的第三句「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及第五句「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又是《楞嚴經》上阿難讚佛的偈頌：「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中的第一句「妙湛總持不動尊」，都是在顯示吾人的自性真心清淨至極，且大用無方；猶如諸佛菩薩攝化眾生，無一定之方所，也無一定之方法，縱橫自在，妙用無窮！

我們在生活裡，若能做到對眾生少一點侵犯，多一點愛護；少一點迫害，多一點尊重；少一點瞋恨，多一點忍辱；少一點貪戀，多一點隨緣，這樣時時刻刻歷境鍊心，久之，佛心自然顯現，則地球不再埋伏殺戮危機，而是一處祥和安樂的人間淨土。

成人之美（二）

唐朝有一個叫謝原的人，精通詞賦，善作歌詞，所作的歌詞在民間流傳甚廣。有一年春天，謝原到張穆王家做客，張穆王親自接待他。

飲酒暢談之餘，張穆王讓自己的小妾談氏，在簾子後面彈唱。謝原仔細一聽，談氏唱的正是自己所作的一首竹枝詞。張穆王見謝原聽得十分出神，乾脆叫談氏出來拜見。談氏長得非常漂亮，她接著又把謝原所作的歌詞都唱了一遍。謝原十分高興，猶如遇到了知音，對談氏產生了愛慕之情。他站起來說：

「承蒙夫人的厚愛，在下感激不盡，只不過夫人所唱的是在下的粗淺之作。我應該重作幾首好詞，以備府上之需。」

次日，謝原即奉上新詞八首，談氏把它們一一譜曲彈唱，兩人配合得十分默契。這樣一來，謝原和談氏你來我往，日久生情，終於有一天，謝原向談氏表白了。談氏雖然心裡歡喜，但自知是張穆王的小妾，身不由己。

於是，謝原親自去拜見張穆王，請求張穆王成全。照理說，世上的哪個王爺遇到這樣的事情不會大發雷霆呢？但張穆王卻哈哈大笑起來：

「其實我早就有此意了。雖然我也喜歡她，但你們兩個是天生的一對啊！一個作詞，一個譜曲；一個吹拉，一個彈唱，你說，這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嗎？」

謝原沒有想到張穆王如此大度。後來為報答張穆王，謝原把此事做成詞，談氏把它譜成曲，四處傳唱。張穆王成人之美的名，馬上傳播開來，很多有識之士都來投靠他。

【附註】

孔子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朱熹解釋說，君子與小人的差異在於心地，君子喜歡行善，而小人不會鼓勵他人成就善事。孔子總是將美與善等同相提並論，而「小人反是」代表著「小人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韓愈的〈張中丞傳後序〉中有「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韓愈會寫〈張中丞傳後

序〉，是與張籍在家中讀舊書時，讀到李翰所寫的《張巡傳》，知道作者排除眾議及責難，才為張巡、許遠立了傳，韓愈因此也撰文為他們兩位大將辯駁。張巡、許遠是唐朝「安史之亂」死守睢陽的官員，最後彈盡糧絕，壯烈犧牲。韓愈在文章中批評唐朝官員多是「小人」，只會誇誇而談，不願意幫助真正為國家奉獻的人。

後來「君子成人之美」，常引用於成全別人的愛情，尤其是三角戀愛，退出者成全另外兩人，被認為是一個人尤其是男子漢高尚情懷的表現。像上面故事中的張穆王成全謝原與談氏的愛情，就是難得的一種氣度、一種胸懷、一種君子風範；這種風範也就是我們時下經常提到的紳士風度。只有當這種風範，成為每個人的自覺追求時，天下才會安定，這個社會才會和睦。今天我們成他人之美，明天他人就會成我之美；世界是一個和諧的世界，成人之美是這個和諧世界最美的樂章。

淨土偈

蕩益大師

西方即是唯心土

慧日高懸第一機

事理雙融真淨業

現前何法不玄微